

中國時局真相：美人所見

J. K. FAIRBANKS 作 清正 費

譯 嘉 李



印 編 社 版 出 實 現

作清正費長處闢新國美前

見 所 人 美

相真局時國中

譯 嘉 李

版 社 版 出 實 現

年 六 四 九 一

本文曾於九月二十九日刊上海新民晚

報，發表時略有刪除，文萃及香港各報轉

載，均以新民晚報爲根據。本單行本則將

刪除部份補入，根據譯者原稿編排，保持

費氏該文之完整面目。

現實文叢之一

美人所見中國時局真相

著作者

美·費正清

翻譯者

李 嘉

出版者

現實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目次

- 一 錯誤的美國對華政策支持了反動的中國政權
- 二 封建的遺毒
- 三 共產黨的政治資本
- 四 國民黨變成保守黨了
- 五 美國可否與中國共產黨握手

一 錯誤的美國對華政策支持了反動的中國政權

聞一多教授是昆明聯合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他既非國民黨，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信徒。他與其他的許多教授們一起加入了民主大同盟，那是中國的自由主義份子與無黨派的政治家們所組織的一個廣泛的政治團體。在七月十五日的那一天，當他離開他所主編的「民主週刊」的辦公室的時候，他被一個無名的暴徒所槍殺。

民主大同盟的立場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是十分接近的；他們擁護聯合政府的實現，並且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毫無疑問地，這一次暗殺，和最近發生的許多對付中國自由主義份子的暗殺、拷打與恐怖事件的性質是一樣的。完全是國民黨的右派所幹的勾當。

聞一多教授是受過美國教育的，他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並且是美國在華文化勢力的象徵。他的暗殺是目前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掌握實權的人物所指使的，這個政府就是我們美國所承認而予以支持的政府，而這個政府中的這批頑固的人物也就利用我們所供給的飛機、汽油、給養、軍火與船舶來擴大內戰，對付中國的共產黨。

在勝利後的今日，我們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國，碰到了一個使我們進退兩難的困惑

的局面：怎麼樣不借重反動的勢力而獲得政治上的安定；在共產主義的強力政治與又在萌芽的法西斯主義之間我們應該選擇那一種；怎麼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中培育起經濟的繁榮與個人的自由，而在這樣的一個落後的國家中，經濟的繁榮又是必須依賴於强有力的中央的統制，而個人的自由又是和一個代表人民的政府與民衆的解放是不可分離的；怎麼樣使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和解相容。目前我們所承認的國民黨政權是絕對沒有能力可以給人民大眾經濟的保障的，而這個政權爲了要保存實權是永遠不會容許人民有自由發表政見的權利的。相反地，如果由中國共產黨來建立一個新的，獨權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由於給人民以經濟上的保障，可能得到大眾的擁護，但是，結果人民或許將因此而喪失了政治上的自由。

革命固然將威脅到我們自由主義的勢力與利益，可是目前的中國政治却並不會給我們以多大的幫助，它毋寧是在摧殘我們的這一切。我們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或許將在這兩個專權的對立中被軋成粉碎，而這兩個政權是我們都不願意支持的。可是事實上看來，我們似乎是寧願容納反動政治而不願走革命的路線，因爲反動政治的弊端是「已知」的，而革命所可能帶來的危險却是「未知」的。因此，我們便變成了保守份子，而目前的時局的進展是如此地迅速，以致保守份子很快地便變成了反動份子。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在中國究竟在幹些什麼，而我們在中國的真正的利益究竟何在？

當馬歇爾將軍去年十二月到中國去的時候，我們的初意並不是要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他的真正的政治的目標是幫助中國停止內戰，成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使共產黨獲得合法的政治地位，以便取得聯合黨派，與國民黨爭取中國人民的支持。這個聯合政府將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把兩黨合政的制度介紹給中國。同時這兩個政黨應該合併他們的軍隊，使他們改變而成爲新的國家的軍隊，對於這新軍的訓練與裝備，美國已經決心予以最大的援助。這個新的聯合政府，建立在新憲法的基礎上，將獲得美國的經濟援助，而中國也可以因此走向統一、民主與強國的大道。

這個值得讚揚的計劃在今年一月中被各黨各派所通過，而執行總監部也隨着在北平成立，派出由國民黨，共產黨與美方代表所組成的停戰小組到各個可能引起內戰烽火的地方去，履行停戰協定所規定的條文。這個執行總監部曾經有過十分良好的表現。

這個組織聯合政府的基本協定却終於被那些因新政府的成立而將失去其優勢地位的人士們所撕毀了——這些人士們就是國民黨的右派份子。這批頑固的反共份子利用俄國在東北搬走機器事件爲藉口，煽動起全國性的反蘇運動，使一般人的政治注意點脫離開國內統一這一個問題。他們利用今年三月間的國民黨二中全會來單方面地改動組織聯合政府協定中的條文，藉以保存他們曾經一度奪允交還於人民的政權。這時候，馬歇爾將軍正好回到美國，因此

，挫折他全部努力的陰謀得以通行無阻。

國民黨的宣傳機構繼續以優先與顯著的地位披露一切鼓動美蘇摩擦的新聞，並且一口咬定中國共產黨即是蘇聯。國民黨的特務人員不斷地以恐怖手段來對付自由主義者與倡導組織聯合政府的人士，好像是特意地要使大家明白妥協是不可能的，而繼續談判也祇是自費心力。在這一狀態之下，國民黨的右派便挫折了馬歇爾將軍的全部努力，他們控制着整個國民黨，而國民黨控制着中國政府。

中國共產黨固然也曾經背棄過他們神聖的諾言，而對好幾次約定的更動也不得不負些責任，但是大體上來講，他們始終是贊助聯合政府的成立的，因為一則可以獲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又可以得到一個機會來散佈他們的勢力。在戰爭與談判交織的前幾個月中，他們的確是擁護和平解決的方式的，可是事實上，他們也曾經在他們認為恰當的時刻用過武力的。

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支持的事實是這樣的：不顧去年冬天協定的政治部份的失敗，我們却已經採取各種步驟履行該協定的經濟與軍事部份了。我們不等到一個真正能够代表全中國的聯合政府的產生，而貿然地開始五萬萬美金貸款的談判；除開勝利後已經先行支付的六萬萬元以外，又答允繼續租借法案的援助；清戰時剩餘物資；移交船舶，並且積極訓練中國的海軍。這一切完全有利於並無改革傾向的，一黨專政的中國現存政權，這樣一來，使國民黨

右派的實力大為增強，得以公開地準備對共產黨的大規模內戰。

我們支持國民黨有好幾個原因，合法而又實際，但是其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我們覺得國民黨雖然有很多壞處，但是它究竟是個「既知量」，而同時又在許多國際事件中，期待我們的領導的。我們怕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將使蘇聯的勢力在中國增長，而代替了我們的地位。

由於這一點恐懼，使我們一方面誠懇地宣佈我們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的目的，而事實上却處處在支援着國民黨的反動勢力。我們現在覺得我們好像是一羣人，目覩我們集體所支持的政權走向腐敗與流氓手段的道路，而茫然不知該如何做。難道是我們的自由主義的信仰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嗎？或者是我們誤解了它運用的方法呢？

二 封建的遺毒

所謂美國對個人主義的信仰是有兩條平行的教義的：第一、一個普通人民必須得到經濟安全的機會；第二、他必須有發表政見的自由。在我們這個新大陸上，經濟安全這一個教義是通過經濟機會平等這一個傳統而表達出來的。我們目前的這一代已經知道今日的經濟機會已經不如往日的那麼多了，因此社會必須給與一般公民以保障以及最低的生活安寧。從全體的人民來講，我們現在還在討論着要到怎樣的程度這種步驟才是必要。

可是關於公民自由的必要這一點，我們却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個人投票的權利，以及用集會，言論或是寫作的方式來發表他對政府的意見的權利實在是我們信仰的中心點。

我們絲毫不顧慮到中國的實際情勢，而直接將我們的政治信仰推行於中國，這是使我們目前感到困惑的最大原因。即使現在，我們在中國的苦腦都是自作自受，我們公開地允許一些罪惡的勢力去摧殘我們多年來小心翼翼地所培養起來的東西。

在過去的一世紀中，我們千辛萬苦地在中國灌漑自由主義的思想。我們的宣教師攜帶着關於個人價值的教書。中國的官吏們都學習了我們西洋的文物制度。中國的領導者們，無論

是在教育界、新聞界、銀行界或是實業界，都是追隨在我們後面，以我們為學習的規範。我們所知道的現代中國是一大批利用我們的經驗的人士們所建設起來的。

為什麼這個在美國方式中培植起來的領導階層竟變成一個消極的組織，對於自由主義的教授們的被槍殺毫無抵抗，毫無作為呢？與知道這些教授們的被殺無非是爲了敢於談論政治，而這在美國原是極普通的事，任何一個美國公民都能對政治隨便發表他的意見。

關於現代中國我們所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是在歐化這一層極為脆薄的表皮之下，在我們這一輩子所見到的這許多有希望的進展的內幕，中國的政治傳統始終還保存着那種古來的專權性質。打開一部中國歷史來隨便約略地一看，我們就可以知道從最早的時期以來，中國的統治者永遠是高高地在人民之上的，他是人民的父君，而不是他們的代表。統治者站在天與人之間。他爲人民舉行祭祀以及宗教上的儀式，恭順而正當地舉行這種祭祀使人與大自然之間保持諧和的狀態。常人與自然失和，那就是說當大旱或是洪水破壞了農村經濟的時候，皇帝不僅要供奉犧牲，並且爲一切自然的災難對他的臣民負全部的責任。

皇帝對他的人民負有絕對的責任，因此他有私人的權利來支配管制他全部的官員們，並且要求他們對他私人效忠。中國帝王時代的行政系統像是一座金字塔，帝王高高在上，作爲最後的裁斷者，他的德行鼓舞起一切，而他的恩惠支配着一切。多少世紀以來，使這種專權

的制度得以始終延續而不動搖的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根據這種制度，一個人如果想要做官，必須先熟讀孔聖的經書，而這些經書所反覆教諭的是怎麼樣効忠於帝王。

一直到一九一一年為止，中國都是始終被統治在這個孔教的傳統之中的。蔣主席以及他的部長首腦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出生和生長的。因此在他們的思想中當然是認為在目前的中國政府中也必須有一人高高在上，來作一切最後的決定，一切都需通過他的恩惠，他可以獨斷統治，毋須經過選舉的過程，在他的私生活中他必須作為人民道德的模範，而在政治上他依賴於部長們對他私人的効忠。

孔教傳統的另一個附屬制度是帝王政權的獨佔性的組織制度。沒有官方的許可，人民不得集會，不得組織任何團體。在一個以寡統衆，極端專制的國家中，這種制度實在是十分重要的。在今日的中國，任何目的的集會，結社，出版或是有組織的表現都必需先向社會部登記並且受警察局的統制，這與西方的自由主義雖然是背道而馳，可是與孔教的傳統精神却是符合而一貫的。

中國從來就不曾有過圓滿的二黨共存的制度。中國始終是一黨專政的，一個由執政的官員們所組成的黨，建立在効忠於統治者這一個鞏固的觀念上。在中國的一切現代進展的背後，在許多關於中國民主化的聲明的裏面，我們不應該忽略掉那根深蒂固的世紀的惰性，那盛

入於整個大陸的人民心底的世紀的憧憬。我們決不能希望中國立刻可以實現民主，或是採納我們心目中的民主，中國祇能實現一種與中國傳統精神相融洽的民主，而這種傳統精神是祇有慢慢地逐步改進的。

三 共產黨的政治資本

我們要研究中國，還有一點也是我們所必須認清楚的：那就是在人類的輪夢中，經濟的安全永遠是走在政治自由的前面的。一個人是祇有在吃飽了肚子以後才想得到言論的自由。我們自己的政治自由的傳統是在發達的經濟狀態中，跟隨着個人生活標準的提高而成長，成熟的，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個人自由是決非數萬萬亞洲人民所能想像得到的——行動的自由、購買的自由、讀書的自由，談話的自由以及住居的自由。這種自由是與一個高度的經濟生活分離不開的。那是我們經濟繁榮的產物，使一般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讀書、教育、旅行與休息的機會。

我們之所以援助中國是因為我們覺悟到當其餘的世界還掙扎在經濟的生存綫上的時候，我們是無洋能保存我們政治上的自由的。假如中國的農民，爲了要想吃飽肚子而不得不默認獨裁的統治，並且不得不放棄他政治上自我表現的自由，那麼我們的政治自由也遲早將要受到威脅的。我們想要看到自由與民主在中國成長而發展。但是我們又怎能期待一個經濟惡化的國家能有政治上的進步呢？因此我們希望在中國推行農村的改革，以及合理的工業化，

使農民的生活標準得以提高，使政府有餘力來改善他們的生活，並且允許他們能成為有教育的公民而參加民主的政治生活。

我們時常懷疑中國共產黨終究將是個人政治自由的敵人，可是不幸地我們却發現他們是保障農民經濟福利的最有效的倡導者。爲了幫助農民充實他們經濟上的需要，他們獲得了農民們政治的支持。從我們美國人的眼光看來，這或許是想獲得政治支配權的一種巧妙的策略；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十分生動的，而我們必須好好地研究它才對。

關於中共這個問題的解答並不是十分簡單的一件事。不論我們願意或是不願意，我們必須從「善」與「惡」的兩方面來看這問題，並且記住這兩方面的事實與意見。假如我們始終在蘇聯的陰影下來看東北，那麼我們將永遠得不到一個現實的結論來做我們的政策的根據。

中共運動與勢力之成長實在是在基於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的；那事實就是目前的中國生活已經面對着新生的可能性。一個大轉變的階機已經成熟了。現代科學的技藝已經可以應用到土地上農民的生活，而農民以及他的生活方式也將因此而重新改造，走向新生的大道。這代表了一個整個文化的思想上與傳統上的激底的革命。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使中國趨向轉變的壓力。西洋工業的衝擊壓碎了中國古代的手工業經濟。西洋的醫藥提高了一般的生存率，使大多數的女孩子能夠活到產嬰的年齡，而已經

有些過剩的人口更在不斷地繼續增加。現代的學者們改造了古代的語言。孔教的倫理已經被推翻，可是新的倫理却並未濟生。婦女們已經獲得解放。古中國的王道文化已經變形為新的民族主義。文化的自傲促起了對於國家與民族的自傲。過去數世紀中西洋生活中的革命性的轉變與改革赤裸裸地展示在這個偉大而富有活力的民族之前，而這個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已經粉碎，他們必須選擇一個新的去替代舊的。我們已經給與很多的中國人以足夠的教育，使他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將來的途徑。因此很多美國人創辦與扶助的中國大學的學生們紛紛跑到延安與張家口作為共同的黨部所轄，這實在不足為驚愕的必然的趨向。他們正在充實利用他們的現代教育來改造中國的生活。

四 國民黨變成保守黨了

中國的共產黨就是利用這種要求轉變的壓力來做爲他們的政治資本的。在農民的土地中，他們已經被公認爲農村改革的戰士們，因此他們得以自稱爲進步的黨派。中國的智識份子一般地都認爲中共是一個求改進的黨，而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領導的力量。

假如我們再回頭看一看國民黨，我們就會覺得這一切傾向實在是不足爲怪的。一年又一年，在政府中佔據着高位的始終是那幾個人物，那幾張熟悉的面孔；機關改組了，可是那些老人物却又在他處不同的窗口中出現。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國民黨的首腦們集體地通過一九二五——二七的國民革命而獲得了政權，他們決心想使他們的國家統一，使中國脫出外國的勢力支配，在這一方面，他們當時是有相當的成功。這一步成功以後，他們的目標改換了，而這個目標說來也可憐，無非是想保存國民黨所造成的勢力而已。在那次國民革命以後，假如國民黨繼續向原有的革命的路線走去，那麼必然地將有新的領導人物出現，他們就因爲怕這一點，因此馬上用武力來阻止當時革命的潮流。

也就因爲這一個原因，在戰爭的時期中，他們竭力避免真正的廣大的民衆動員。他們同